

人文學概論

主編 沈 君 山

著 者

顏元叔 林文月 郭博文 許倬雲



CO
881

類

S17423

人文學概論



S9004839



主編 沈君山
著者 顏元叔 林文月
郭博文 許倬雲

石印書

東華書局印行

人文學概論



主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初版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二版

大專
用書

人文學概論

定價 新臺幣玖拾元整

(外埠酌加運費滙費)

主編	沈君山
著者	顏元叔 林文月 郭博文 許偉雲
發行人	卓鑫 姦
出版者	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博愛路一〇五號 電話：3819470 郵撥：6481
印刷者	中臺印刷廠 臺中市公園路三十七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零柒貳伍號
(68002)

序

一個人在學校裏求學，第一要養成思考的方法。常常有同學問：我們天天忙着做習題、寫報告，將來到底有沒有用？我想，把做學問當作終身職業的人，畢竟不多，那些艱深的公式和理論，大多數人將來都會忘記。但是在推敲學習的過程中，人人都會不知不覺或多或少的得到一點東西，那就是思考的方法。社會上的問題，複雜而牽連多，書本上的問題，卻是理想化了的，比較單純。從單純的着手，套公式、解習題，養成條分理晰的思路，看參考書寫報告，學會化繁為簡的本領。久而久之，浸淫成習，將來步入社會，辦事決疑，自然而然的用上，便是讀書最大的一樣好處。

當然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，求知也是求學的一部份。一方面充實自己，一方面為將來的發展打下基礎。而且，除了專業的知識外，更要注重瞭解生活和欣賞生活的知識。現代的社會，錯綜複雜，不具備各方面基本的常識，便只能局促在個人的小天地裏，難以和外界溝通，也無法更進一步，發展自己。而且，工業時代的專業生活，十分枯燥單調，若不就性之所近，天賦之所長，發展一、兩項欣賞生活的興趣和能力，隨時尋得靈臺片刻清明，則刻板緊張的生活很快就會把人磨得言語乏味面目可憎。欣賞生活的能力，必須在年輕時代養成，以後年齒日長，俗務日多，心情和時間都很難允許一個人再發展新的興趣。

清華是一個理工科學校，平素本門功課很緊，又遠在新竹，同學

ii 人文學概論

們全部住校，在湖光山色的校園裏，天天和計算機對數表打交道，平時和欣賞生活瞭解生活方面智識接觸的機會自然減少。有鑒於此，六十五年的夏天，我和張忠棟兄楊國樞兄等幾位在文法學院任教的朋友一起聊天時，便興起請大家合起來給清華的同學開一門鳥瞰性課程的主意，我們遂商議了一張課程表和應該包含的科目。再用民主的方式議決該由誰擔任，在場的義不容辭，不在場的也逐位去請，都答應了。因此，從民國六十四年的秋天，到民國六十五年春天的這一學年，清華大學就開了連續性的兩門課。上學期是社會科學概論，下學期是人文學概論。社會科學概論，分政治學、經濟學、法律學、社會學、心理學、大眾傳播學和人類學等七部份。分別請了易君博、孫震、翁岳生、文崇一、楊國樞、徐佳士和李亦園等七位先生擔任。人文學概論也分文學概論、中國文學、西洋文學、哲學和歷史學五部份。分別請了顏元叔（負責文學概論和西洋文學）、林文月、郭博文、許倬雲四位先生擔任。後來，在國外的許倬雲先生因事未及在學期中返國，歷史學的課遂由逯耀東先生擔任。

這門課排在星期五的下午和晚間，每位任課的先生來教三個星期。下午從臺北來，講一個鐘點課，吃頓晚餐，晚上再講兩小時，然後回去。第一學期只開放給清華的同學，第二學期交大的同學也可以來選。變成兩校合開的共同課。選課的人數，從第一學期的六十幾人增加到第二學期的二百人，把課堂擠得滿滿的，連走廊上講臺上都坐滿了人。我是這門課名義上的主持人，實際上的隨堂旁聽生，聽完了課也常和“老師”們同車回臺北，我們大多是同一時代——二十多年前——臺大的同學，在辘轳的車輪聲中閒話少時舊事，怎樣背地裏給老師取綽號，怎樣偷偷的為她傾倒。老院長衡天的怒髮，和佳人婷婷綽綽的風姿，便都從記憶中回來，在車窗外明滅的燈影中流逝過去。

東華出版的人文學概論和社會科學概論這兩部書，便是根據當時上課的錄音整理編成。其中社會科學概論由王黎明小姐負責，人文學概論由曾珍珍小姐負責，歷史學這部份逯耀東先生再三謙辭，後來還是在許倬雲先生回國後，再約集了數位對史學有興趣的同學，根據擬定的綱要，用座談問答的方式，編撰而成。

沈 君 山

六十六年十二月

目 錄

序..... i

第一章 文學概論

- 第一節 文學的本質..... 1
- 第二節 文學的功用..... 16
- 第三節 文學的類型..... 24

第二章 中國文學

- 第一節 中國文學潮流概說..... 33
- 第二節 文人生活與文學的關係——
六朝文人的生活特質與六朝文學..... 63

第三章 西洋文學

- 第一節 從荷馬到莎士比亞..... 87
- 第二節 從彌爾頓到歐立德..... 146

第四章 哲 學

- 第一節 哲學的意義、性質和功能..... 171
- 第二節 哲學的三大部門..... 186

第三節 哲學系統舉例.....	200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五章 歷 史

第一節 在史學領域漫步.....	221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節 討論記錄.....	237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

文學概論

顏元叔

文學是什麼？文學的功用何在？文學有些什麼類型？這些問題也許是大家想獲得答案的。下面便讓我們來分別談談。

第一節 文學的本質

文學的本質應該可以從文學的定義中找到。但是，任何的定義都可能以偏概全，任何的定義都是很抽象的，以至於不能把握住實際的情況，尤其是全部的情況。要能彌補這個缺陷，唯有多加參考幾種對文學不同的定義，不同的看法，從而瞭解文學的本質是什麼。這裏所要提出的幾個觀點分別是：

一、文學是文字的藝術。

二、文學是人生的語言化。

三、文學是哲學的戲劇化。

四、文學是人生的全面探討。

上列的每一個陳述都可以拿來作為文學的一個界說，甚至可以將

之誇大成一個定義。但是，每一個單一的陳述却總讓人覺得不足以籠括全局，因此，不如把四個定義合攏來看，或許能把握住較大的局面。

一、文學是文字的藝術

在這個定義中，「文字」與「藝術」這兩個名詞，當然是關鍵所在。其中，「藝術」這一詞可能更重要，這就是說，文學是屬於藝術的，是藝術的一門。這藝術包括：文學、繪畫、音樂、雕刻，以及其它表現型式。文學既是屬於藝術的範疇，要特地瞭解它的本質之前，我們應該識別一下文學与其它類型的藝術有何相異處，在這之先，我們必須先考察一切的藝術有何共通的精神。一切藝術的共同性可以說就是把對象人性化；也就是說，藝術是人的精神投射於對象的結果。譬如，一塊石頭，它本身沒有任何人性存在，它本身是一個自然的存在，但是經由雕刻家精心用手雕刻後，它就獲得了一個形體，這個石頭已經接受了藝術家精神的投射，藝術家的精神滲透到石頭中，使得這塊頑石具有某種形像，成了一個作品。不同的雕刻家對着同樣一塊石頭，會產生不同的雕刻結果，因為每個藝術家的精神的風貌各自有別，這種多樣性的相異現象在科學中大概是不可能存在的。人不能用自己的精神將科學的對象加以征服，讓對象變成自己精神投射的結果，這也就是科學的客觀性和藝術的主觀性有所差別的地方。從事科學研究時，人客觀地探討事物內在的本質是什麼，藝術則是將意志駕馭在對象之上，用吾人之意志將對象「軟化」，由意志賦予它一個形態。雕刻、繪畫、音樂是如此，文學更是如此。藝術的作用因此是如何將宇宙加以人性化，如何用人性軟化人的外在環境——客觀的，以及

可以說是與人沒有關係的、非人性的宇宙——使得客觀宇宙與人發生關聯，人才可以在其中找到他的住所，把宇宙變成他的家。如果你是十分崇尚科學的人，執意地認為外在的宇宙與事物和你沒有絲毫的關係——樹長了葉子，花開了，天上閃着數點疎星，這與我有什麼關係！？假如此種情況果然存在，你大概是世界上最最孤單的人。藝術的作爲因此非常重要，它增加人對宇宙的熟稔感，使人覺得置身宇宙中，好像在家裏一般，我們與家裏的每一個人都有密切的關係，環環相連，形成一個結構，而這種情感的結構，就算科學研究得如何的發達，客觀事實受到如何誇大的評估，恐怕都是無法取代的。簡單地說，因爲人有這種需要，簡單地說，因爲人不能只生存在個己的意識當中，他是一種需要建立關係的動物，他需要與外在的環境建立起一種網絡似的關係，這樣，他才覺得活得有意義、有價值。所以，藝術根本的本質，就是如何 humanize the cosmos，把宇宙人性化。於是乎，天上的星星、月亮或太陽，或山或水，無論是溫柔的、堅強的、殘暴的、仁慈的，你總是覺得與它發生了某種關係。人類這種天然的需要便是先民何以創造神話的原由。神話是最早期人類與人之外的世界建立起關係的成果。神話在今天雖然以另一種姿態另一種意義存在，但是它作爲早期人類與外在環境建立起某種肯定關係的表徵，仍然沒有絲毫改變，沒有這種關係，人類的生存無法綿延到今日。

辯明文學是藝術的一種，僅是界定文學的初步工作，文學之所以有別於其它類型的藝術，即在於前所提及之定義的第二要素——文字。文學是文字的藝術，意謂文學使用文字爲其媒介，爲其工具，就像繪畫使用線條與色彩，雕刻使用石頭、木頭，音樂使用音符一樣。文學所使用的文字，也包括口頭的語言，因此，若要特別強調，也可以將文學稱爲文字語言的藝術。由於媒介的不同，文學便和其他類型的藝術

有了相當大的差異。因為就文字的本質說來，每一個字都是一個有意義的符號，亦即所謂的 ideogram，這一 ideogram 和線條、色彩和音符並不一樣，因為作為一個有意義的符號，它的「指事」傾向特別強，比線條、色彩、音符強許多，也就是說它指事的時候，會指得非常清楚，至少，希望指得非常清楚。譬如，牆上掛一塊匾額：「壽與國同」。「壽」這個字是 ideogram，它顯示出本身所含的意思——年齡——其內並且寓有一個價值觀念。有些字除了觀念之外，還有情感在其中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每個字都有其情思內涵——情感與思想的內涵，如「壽與國同」這四個字便有情感渲染其內，這四個字完成了一項陳述，每一個字又各自有其情思內涵。這一情思內涵在線條、色彩和音符中，似乎就要朦朧多了。譬如，一幅畫能否像一篇文章一樣，把它所要說的事很清楚地指明出來？顯然，這是比較困難的。一幅畫所能給予的，是種較為朦朧的情況和氣氛，你可以頻山緣水，自己消失在其中，但是究竟其中有什麼清楚的內涵，就不大確定了。再說到音樂，它指事的傾向與能力，比起繪畫，則更要微弱些。音樂所把握的是一種情緒，却不能確切地告訴你這是什麼事。譬如，聽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，某一調子出來了，你說這像綿羊在山坡上喫草，這一詮釋可能是別人告訴你的，在別人尚未告訴你之前，你聽見這幽美的曲調，可能聯想到別的東西，想像微微的海浪啊，想像少女身上的毛衣或白被單掛在籬笆上曬太陽，不也都可以嗎？所以，音樂不能告訴你它所要表達的到底是什麼，這要倚靠解釋，解釋是附加上去的，不能代表作品的本身，甚至用另一套解釋附加上去，也往往可以配合。譬如說，聽英雄交響曲雄偉的旋律，你可以說它所描寫的是英雄，也可以說是颱風，因為一樣是充滿了偉力與勁道。因此，在諸種媒介的指事能力中，音樂是最弱的，繪畫次之，文學則最強。

正因為文字是指事的，它所陳述的情思需要清楚明瞭，文學就必得與人生發生更密切的關係，一旦要與人生發生密切的關係，就必得與現實的人生相契合。張大千的畫名聞海內外，許多國外的美術博物館都爭相收藏；但是，如果你也寫一篇文章，描寫張大千畫中的古典美人，恐怕沒有人會欣賞吧？你寫文章寫得像十八、十九世紀的人一樣，別人就覺得你落伍了；你所寫的，沒有意義，沒有價值了。但是，你畫畫，即使猶仍保持近兩百年的畫風，人家還是可能接受，因為畫所處理的，是某種情緒、某種氣氛，它所表現出來的，是刻劃的技巧如何，是它的筆鋒如何老到，把某一種可能很傳統的形像勾勒出來，在畫面上呈現出一種合乎美學要求的結構。因此，雕刻和繪畫的時代意義雖非全無，譬如說，仍有現代繪畫、現代雕刻等，但是，比起文學，它的時代意義恐怕就沒有那麼敏銳了。當然，它有它的時代感，當代的畫和當代的文學仍有其相關性存在。然而，由於文學指事的結果，它對於現代人生的反應就特別敏銳，它甚至戮力地尋求着某些足以把握現代人生的特別型式。

所以，當我們說文學是文字的藝術時，我們肯定它具有藝術的特性——亦即把宇宙人性化，亦即需要具備一切的藝術所不可缺乏的基本型式條件——有機的結構（organic structure）。有機者也，就是說它是一個完整的，每一部分能够互相呼應的結構，在繪畫、雕刻中是如此，在文學裏，我們也要求一首詩、一短篇小說、一長篇小說，一史詩甚至一篇散文，都必須有其完整的結構，這因素是一切藝術所共享的。此外，由於文學所使用的文字媒介，其指事能力與其它藝術所使用的媒介不同，因此，便使文學有別於其它藝術。譬如，假若你要求文學給予一 pictorial presentation（圖畫式的呈現），文學便無法妥善地做到，因為這種呈現方式純粹屬於視覺藝術的範疇，攝影、繪

畫，或者畫加上文字，成為連環圖畫，或許能辦到。所以，當我們對一藝術的特質加以鑑別時，便也從而能得悉該一類型藝術之所能與所不能，而文學之所能與所不能，與其媒介——文字——作為一情思符號的特質，息息相關。

二、文學是人生的語言化

這個課題是相當迫切的；因為，從現今的趨勢看，文字語言顯然愈來愈受一般人輕視。科學發達的結果使一般人對數字產生不該有的崇拜與過高的評估。他們相信而且迷信數字就是一切，無形間縱任數字控馭了人與周遭環境的一切關係，甚至企圖以數字來控制人內在與自己的關係。心理學家說，人的喜怒哀樂不過是腦細胞中酸與鹼各種不同的配合結果，這種配合若以數字計算出來，而後加以控制，人的喜怒哀樂就可操縱自如了。這便是現代文明的一大趨勢，希望把各樣事物化為數字。在科學領域中，數學誠然是所謂的科學之母，但是，在科學之外，人也企圖用數字來控制一切，因為人們相信唯有數字才是最精確的。精確既是人們所尋求的最後目標，鑑於文字本身的不精確性，且讓我們多用數字，少用文字。所以，今天最流行的科學，既不是原子科學，也不是電子學，而是統計學，因為統計學就是數字學，它在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，甚至人文學裏都可佔一席之地。於是，一把數字擺開來，數字的權威性便可把人唬住了，百分比是多少多少，甚至小數點後面的第五位都算出來了——這說不定是假造的，為要製造出一種精確感，讓人相信自己的研究是精確可靠的。

這一大趨勢果真使人對文字產生極大的懷疑，這也就是為什麼近數十年來極少有人願唸文學系的原因；自視為青年才俊的，總是不屑

驗文學：在他們心目中，唯有理工科是進步的學問，因為認為數字是了不起的，文字已經過時了。當然，數字在一特定的範圍內，是精確的，甚至可說是相當精確的；但是，超出了此特定範圍，它可能就一點也不精確了。譬如，幾千年來文學所處理的人生範圍，若用數字來處理，當是荒唐的，更遑論精不精確了。人和自己的關係，人和人的關係，人和自然的關係，這一情感思想相互交織而成的複雜局面，只有文字才有能力將之細緻地微妙地委婉地勾勒出來，在這一區域中，數字絕對無法插手其間。然而，今天的世界要不就企圖用數字征服這一區域，要不就任意否認它，認為這一區域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數字，百分比，以及能夠用「定量分析」分析出來的事物。

人在現代社會中果真走上了一條反人性（dehumanization）的道路，人似乎已對自己的精神、靈魂和情感失去信心，他只希望把自己依附在一客觀的事物上，把自己奉獻給那一個客觀的事物，以為這樣才能倖存於世，若果沒有這一層依附，他就感覺自己好像迷失在宇宙中，無以自處。這樣的人顯然喪失了自信（self-trust），這便是 de-humanization 的前兆。今天，許多具有文字表達能力的科學家寫成的科學小說，其中多有描述人被電腦控制的情形，這一天可能來到，假如人的處境落到這種地步，人就不再成其為人了。

上述的文明趨勢與文學作為人生的語言化有何關係呢？

文學所處理的，是人性所操作的所施展的區域，它要以文字的微妙精確地捕捉住人性舒展的樣貌，時時地，點點累積地，刻劃出人與自我，人與人，人與自然的關係。文學這樣子肯定人性，才能使人在宇宙中找到自己的自我，以及自己與其他自我的關係，從而建立起一「座標的體系」，要能刻劃這一「座標的體系」，唯有文字才是最精確的工具和媒介。

文學是人生的語言化，換言之，文學通過語言去觀照人生，發掘人生，並且要塑造人生，因為人生裏有些角落是朦朧、混沌的，有若盤古開天地，必須經過文學加以仔細推敲，由時地不同的人加以鏤刻，在文字間，把這些朦朧的角落，漸漸雕刻成鮮明的形象，亦即，透過語言，使人生的隱晦層面明朗化。

從另一面看，假使沒有文字和語言，我們可以這樣說，就沒有可以意識到的人生，因為在人性範圍內，我們作任何思考時，都是以語言和文字來思考的。我們說，這東西味道不錯，這人衣服穿得太隨便了，那人穿得又太正式了；這些觀念在腦子裏，全是語言，沒有語言，人就無法思考、無法感受。我們說，這樹是大的小的高的矮的，如果沒有語言帶來區別，我們便無法認識自己的對象。因此，人是生活在語言的世界中。人生就是一個語言的結構，沒有語言，就無法生活。就一般的科學論文看來，除了幾個「因此」，「所以」，「於是」之外，其餘皆是公式和數字的推演，在科學的領域中，或許文字的重要性不挺顯著；但是，在文學或日常的人生裏面，百分之九十是靠語言文字來思考、接觸、架構和陳述。所以，沒有語言文字，就沒有人生。一般人對文字的漠視，因此是相當令人「費解的」。

今天，除了一般唸文學的人之外，對於文字最敏感的，莫不過於大眾傳播界和廣告界了，他們知道，文字雖然表面受人漠視，實則對於一般人尚有極大的影響力，所以，螢光幕所亮出來的廣告，極盡利用文字之能事。電器廣告說買了電器可以帶來家庭幸福，人壽保險廣告說投保本公司的壽險可以穩保你的子孫後代無憂無慮；它們利用文字製造印象來感動你、誘惑你，因為儘管你深受科學的影響，作為一個人，你還存有語言的意識，它以語言誘惑你、刺激你。所以，今天持平地看來，縱使科學、數字有其不可磨滅的重要性，但是，對於文字

把握人生的範圍這一事實，我們必須不斷地加以見證和強調，因為，如果我們坐視這一工具鬆懈，毀滅或者荒廢掉（如廣告商利用文字從事欺騙，便會產生這種後果），它便無法承擔起精確表達的任務（文學基於忠實反映人生的理想，也自有它所要求的精確層面。）因此，當我們說文學是人生的語言化時，就是說，我們希望語言就像數字在科學領域中一樣，要能非常精確地把握住事實對象。基於這點要求，如果大眾傳播界濫用語言造成假象，我們便要加以遏止、加以糾正。因此，有人提出說，文學是語言的淨化（to purify the language of the tribe），文學使語言精確而忠於它的對象。當語言不精確時，正顯示出使用語言的個人或群體與其外在世界的關係不精確，且在慢慢崩潰與麻木中，結果意識流於混亂，人再也無法利用語言做精確的思考和感受。說個笑話吧，走到臺北市去，到處見到的是牛肉麵大王，理髮中心，世界上那有那麼多大王呢？中心不是僅有一個嗎？這純粹是語言涵意的濫用。此外，在政治和社交上，濫用文字的現象也是層出不窮，這是相當嚴重的事，因為它腐蝕了文字這一工具，這工具原是用來建立人與自身世界，人與外在世界之聯繫的，當此一工具被腐蝕時，人的存在可能就變成一片荒土，一團混亂。簡單地說，今天你能對善和惡，忠和孝作清楚的交代嗎？什麼叫孝？這孝納入到你自己的生命來，怎麼樣確定它的定義和涵意呢？像這種關鍵性的字眼，你無法清楚地交待出來，正顯示出價值體系的動搖，這使得你在做人時無所適從。文字含義的不確定，正是意識混淆不清的表現。

在語言化的人生中，文學的功用在於它始終致力於推敲文字，使它能更忠實人生，更合於事實真相，也就是 to call a spade a spade，鋤頭就叫它鋤頭，鐮刀就叫它鐮刀，電器就叫它電器；叫它電器時，就是對它某一種涵意的肯定，你就不能說它能造成一幸福家庭，你不